

劉粹恩編

全國青年創作小說精華

上海經緯書局發行



編者：劉耕愚
發行者：經緯書局
上海：海寧路九四二弄六七號
成都：祠堂街 重慶：臨江順城街
發行人：王元規
經售處：大方書局
實價：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滬出版

——版權有所——

全國青年創作小說精華目次

至庭：如此生活	一	沈公尙：沉淪	一三四
張松銑：小牛	一七	沈公尙：賊	一四一
袁錫龍：行乞者	二八	馬德：殘痕	一四五
浮萍：同故鄉	三三	王國濱：張媽	一五一
錫章：黑黝裏的一對弱者	四六	許昌：苦膽	一五九
梁詔珍：死衲藝術	六四	汪洋：漩渦	一六七
月波：失業	七五	持綱：父親的靈魂	一七〇
瘦竹：悵悵	八六	子皿：亥生狗	一七六
王蘊輝：大少	九六	曹友堂：收穫	一八〇
王蘊輝：阿魚	一〇	周懷玉：整肅校風	一八五
素心：到底爲什麼	一六	止戈：一場風波	二〇〇
林國二：媽媽之死	二二	作者：避匪	二〇四
李成善：可憐的她	二八	侯延年：一個不幸者	二一〇

次	目	2
	呂 瑋：憶……………	一一二
	黃 槐：今日的社會……………	一一六
	庸 夫：傷逝……………	一二四
	郭健夫：搶集……………	一三一

全國青年創作小說精華

如此生活

玉 塵

噓，噓，噓，……

時鐘響六下，玻璃窗上的窗幕，被魚肚色的天空，織染成一片糝糊的灰白色。右邊的一個窗子，緊靠院子內澈夜未熄的電燈，所以灰色內又稍微有點兒發紅。但是這種紅色，愈向左伸，顏色愈淡，到了左邊的窗子上，就已經完全被灰色所吞蝕了。屋子裏外全是寂靜的，只有簷下的寒雀，不時的發出吱吱的叫聲。

靜已經照例的醒了，似乎還在貪戀着棉被的溫暖。他雖然聽見時鐘打了六響，但是他知道這座鐘照例是被撥快一刻鐘的，所以仍舊平躺在牀上，也着眼睛，注視着窗子上顏色的變移，腦筋裏却被雜亂的思潮所塞滿。

時間隨着鐘擺的滴答聲，一秒一分的逝去。靜終於在工廠的汽笛聲裏，離開了他的牀。他

首先躡着脚尖走到火爐邊，摸摸爐身，已沒有半點餘熱，抬起頭來，順手在月份牌上撕去了昨天的一頁，口裏似乎輕輕的在說着：『又是一天！』

屋子外面一定是很冷的，因為窗子的玻璃上已結了一層薄薄的冰花。院子裏晾衣服的繩子，時時搖擺不定，那無疑的知道是有風了。靜伸手取下一件大衣，披在身上，輕輕的推開房門，一陣冷冽的晨風，馬上便撲到他的身上。他打了一個寒噤，趕快用手扣緊大衣的紐扣。縮着頭跑到廚房裏，拿了柴刀，再到院子裏來劈劈柴，便覺得外面也並不怎樣冷了。空氣確是非常清爽，那些白天夾在裏面的灰塵，似乎已被昨夜的寒氣所洗淨。靜下意識的作了兩次深呼吸，趕快找了一張鐵簸箕，把劈柴和煤塊盛了端進屋來。

『你又偷偷的起來，不叫我。』梅一面在穿衣服，一面嘟着嘴埋怨靜。

『好冷！』靜笑着給她一個滿不相干的答覆。同時，趕快把柴片傾在火爐裏，擦着一根火柴，把牠點上。於是屋子內立刻聞到一陣烟火味，空氣也立刻有暖意了。』

『靜你來瞧，這些菊花都快要萎謝了。』梅披散着頭髮，不知何時已拿了一塊抹布在擦衣櫃上的灰塵。

「是嗎？」靜正在挑檢灰爐內的煤渣，一反頭看見梅挽着衣袖露起兩段雪白的臂腕，頭上的亂髮，隨着動作，在她臉上拂來拂去，儼然是青年主婦的風姿。他含着神祕的笑意，站起來，走近她的身邊。

「瞧你這雙髻手，人家看見，一定會說你是一個送煤的小夥計。」梅看見他走近身邊，就側過頭來看着他。一忽兒，又笑着把他推開了。

「那人家一定會說你是一個小老媽了。」靜一臉得意的表情，離開梅的身邊。三腳兩步，跳到隔壁的屋子裏。譁譁的一陣水聲過後，便看見他一手拿着掃帚，一手提着擦地板的抹布，走了進來，口裏哼着「夢裏情人」的調子。

屋裏的陳設，已經沒有了浮塵，顯見是已被梅擦過了。瓶裏插着的菊花，也因爲受了暖氣的焙烘，似乎比適才有了精神。北牆上一線太陽的影子，紅得像血，梅却正站在窗台前，忙着擦那些溶化了流下來的冰水。這時聽見門響，便跑過來，搶着掃帚，嘴裏喊着：『等我來掃。』

「你掃，就你掃吧，可得掃乾淨才行。」靜站在那裏，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氣概。但是馬上又想起他們的客廳來了。於是急忙又提着抹布出來，房門關上後，似乎聽見梅的聲

音：「要你忙些什麼？」

他們的客廳是永遠冷靜的。因為靜最不贊成中國式的無謂應酬，梅雖然喜歡應酬，却又沒有充裕的餘暇。所以不諒解他們的人，以為他們人窮架子大。不願來拜訪；有些能諒解他們的人，却又怕替他們添些打掃的麻煩，不肯常來。不過他們的客廳卻確很整潔，黑色的陳設，配着幾盆黃色和白色的菊花，顯得非常素雅。桌燈和掛燈都蒙着紅色的燈罩，又使屋子添了些豔麗的彩色。靜和梅都很愛他們的客廳，每天都要清理一遍，好在那間屋子裏，一月內雖坐幾次客，這却使他們的工作非常簡易化。所以靜提了抹布進來後，不多大的工夫，已是窗明几淨了。

臥室裏已是非常暖和，靜一進門，就把大衣脫下，額角上已出了一層微汗。手裏的抹布又開始在地板上活動起來。

「聽見沒有？要你忙些甚麼？」梅彎着腰，收拾散在牀上的衣物。

「快上牀去坐一會兒，把濕的地板踏幹，我可不答應啊！」靜故意把抹布在梅的腳根上碰了幾下，催她上床。

「討厭鬼！」梅一面縮着腳坐到床上去，一面笑着罵他。

「媽，我要起來。」小華醒了，從被筒裏坐了起來。

「再躺一會兒吧，地板還沒有乾呢。」梅伸手拍着他，讓他再躺下。

「不，我不想睡啦。」小華推開他母親的手，把身子一扭，睜大眼睛，似乎受了多大的委屈。『好，起來吧，等我替你穿上棉袍，你自己穿襪子。』梅不忍讓小華掃興，趕快收回成命，很巧妙的使了一條緩兵計。小華果然高興了，笑迷迷的接過襪子來，慢慢的穿着。

太陽已經晒到北牆上一個角落裏，屋子裏更顯得暖烘烘的，地板很快的就乾了。靜挽着袖走了進來，在衣櫃上找着一把梳子，對着鏡子梳了兩下。便轉身把正在喊着爹爹的小華抱了起來，在他的額角上吻了一下。

「妹妹醒啦。」坐在靜的臂彎上的小華，忽然叫了起來，梅和靜的眼光便同時轉到床上去，果然小華在被裏掙扎着亂動。梅趕快伏到床上去，掀開棉被。靜也抱着小華到床前來。六隻浮着笑意的眼睛，都釘在小華的臉上。小華近來肥胖了，兩塊蘋果色的臉蛋，在睡醒之後，更格外紅得可愛。

『燕燕叫爹爹。』梅伸手把她抱起來，偎在懷裏。

『得得要。』小燕仰着頭看着靜，臉上現出兩個小酒渦，同時把一隻小手伸出多遠。

『不害羞的餓孩子。』梅用手畫着小燕的小臉蛋，把小華都逗笑了。

這時，壁上的鐘忽然響了八下，把靜嚇了一跳，他於是趕快在立櫃裏抓了幾塊餅乾，分着給小華，小燕就匆匆披上大衣，闖出房門。

『靜，勞駕對門外的小店說一聲，要他送一棵白菜，和兩塊豆腐來。』梅隔着窗子，對正走到院裏的靜說。

『好吧。』靜只口裏答應一聲，脚步並沒有停留，一直走到門邊，忽然又想起來一樁事。

『梅米吃完了沒有？』

『今天午飯大概不成問題，下午最好在買兩斗。』窗子上再度發見梅的笑臉。
忤的一聲，門關上了。剩下一座沈寂的院落。

下班的鐘聲響了！——多麼悅耳的聲浪啊！

靜猛然從椅子上立起身來，把大衣一披，匆忙的離開他的辦公室，混在那一團亂蜂似的工人隊裏，衝出廠門。

天氣是這樣不好，太陽雖仍舊掛在那沒有半片浮雲的天空上，但是牠的溫暖，已不能隨着牠的光線，投射到人們的身上來，因為這時的風比晨間刮得更凶了。

靜把身體向前傾斜着，幾乎和地面造成了一個六十度的角度，大衣的領子立了起來，把整個的頭部都埋在裏面。兩手插在口袋裏，只有一雙腳在用勁踏着地面，推動着身子向前走。

忽然！身後傳來一陣皮鞋跑步聲，一隻帶着手套的手，伸過來握着他的肩膀，靜趕快把臉轉過來。原來是他的一位同事王先生。

「喂！老蘇，你真走得夠快，無怪人家叫你『飛步腿』，我若不是跑，準追不上你。」王先生很急促的在喘着氣，鼻子都凍紅了好個，不經凍的鼻子！

「你也不慢……」靜只說了幾個字，迎面吹來一陣風，他只得趕快把嘴閉上。

「這頓飯真不容易吃啊！」王先生把身子緊靠着靜，聲調是這樣的不自然。
「真是「天下無如吃飯難！」」靜回給他一個微笑，自己都不知道這笑容是從那裏來的。

「……………」王先生似乎還在說話，但是在風地裏，一點也聽不清他的聲音。
「下午見。」到了住宅區的大門，靜對王先生揚了一下手，使一氣跑進了他自己的家門。
當他推開房門的時候，一陣暖氣立刻撲到他的臉上，眼鏡似乎蒙上了一層霧。小燕忙有從小椅子上爬下來，跑到他的跟前，嘴裏連連喊着：「爹爹，帽帽。」靜顧不得擦眼鏡，先一把將她抱起來。他的帽子便馬上被小燕搶在手裏。

「燕燕！下來，讓爹爹脫大衣。」梅把手裏正做著的小衣服，向牀上一擲，立起身來，無意中伸了一個懶腰。

小華正在一張小桌上擺木頭塊，嘴裏哼有國語教科書裏的一小貓叫，小狗跳，小孩子，哈哈笑。」這時也跑了過來，仰着頭看着靜和梅發傻笑。
靜的大衣和帽子已經掛在衣架上。一手牽着小華，一手抱着小燕，跟着梅的背後，一陣風

的擁到了廚房，小方桌上已經擺着兩碗用碟子蓋着的菜，旁邊還有一小碟紅色的辣醬。梅先盛了四碗飯，然後把碟子掀開，一碗醬油燒的白菜，一碗清燉的豆腐，都在熱氣蓬蓬裏，送出一陣香味來。

靜是一個廢止晨餐論的實行者，他的肚子每天上午是照例要受委屈的。這一陣菜香鑽進了他的鼻孔，他的胃裏，就彷彿憑空添了幾隻小手，抓得他癢癢的，怪不得勁。他捧起碗來，一口氣就吞了四碗飯。

『瞧你這個忙勁。』梅笑着對他說，其實她自己也並不怎樣清閒。她一面要喂小燕的飯，一面還要偷空自己吃兩口。

『通共只有一點鐘，來回的路上，就佔去了一半的時間，不忙怎麼辦？』靜舀入一羹匙的豆腐湯，送到嘴裏，身子却已經離開了椅子。

『小華，快吃，同妹妹來洗臉。』這句話的前四個字，被開門時的冷風吹了進來，後六個字就完全被房門關在屋子外邊了。

等到梅把碗筷洗完，走進屋來，靜又已經披上了大衣。把小燕交到她的手裏，學着小燕的

聲調，說了一聲『走……吧。』就匆匆的走了出來，屋子裏似乎是小華的笑聲。

風仍是那樣凶猛，吹在靜的背上，使他要向後靠着，去保持身體的平衡，一路上，又遇着不少的工人，都是照着他的姿式，潮水般的向工廠流動。靜看見這種情形，忽然感到了人生的滑稽！

進了廠門，一片雜亂的機器聲，驚醒了他的幻想。抬頭看看，天仍是很藍的，沒有雲片，只有烟囱裏冒出的黑烟，被風吹散了，一團團亂髮似的向天邊飛去。

三

冬天的白晝真是短促得令人可怕，五點鐘下班後，靜只匆匆的洗了一個澡，整個的工廠便已經完全侵在蒼茫的暮色裏，高的天空，零落的掛着幾個小星星，睜着冷眼，看着人間，風已經止住了，空氣更顯得冷森森的。西南角上閃動着一片紅光，都是因為翻砂廠在開爐化鐵。那紅光是如此的活躍，使人可以聯想到，那下面正有許多健壯的工人，在運用他們的體力，推動着這時代的大齒輪。

靜拖着一雙疲乏的脚，走出工廠，在這死寂的黑暗裏，只有他自己腳步聲，伴着他來到住宅區的大門，工廠裏的那座高樓，被他遠遠的留在身後，依舊幽靈似的直刺着天空，在化鐵爐噴出的火光裏，隱約的顯出牠的魁偉的輪廓。

一回到家，便似得着了安慰。房子內暖烘烘的，一切的陳設顯見是剛被梅擦抹過，在電燈光裏，都很有睡意似的倚在牆壁上。靜一面撫着小華的頭，一面吻着小燕的臉，似乎忘記了日間的疲勞，生命的火焰又在他心內燃燒，得意的笑聲，時時從他的嘴邊飛出。

晚飯後的時間，對於生活在三八制度下的靈魂，是最值得寶貴的。我們的靜這時正仰在一張帆布躺椅上，一雙腳交叉着踏在桌沿上，不由自主的搖動着，手裏捧着一本新借來的雜誌，似乎在很出神的看着。梅坐在火爐邊，低着頭繼續縫那件小衣裳。小燕站在她的身邊，專心致意的在剝一個橘子的皮。小華騎在一根手杖上，一面嚼着橘子，一面來回的走着。

「梅，我看看你的手。」靜的聲音，忽然暫時停止了各人的動作，都拿眼睛看着他。

「討厭，嚇我一跳，我還以為你在看書呢？」梅也抬起頭來，瞅了他一眼。

「你的手怎麼弄成這樣粗糙了？」靜把手裏的雜誌，放在膝上。

「你管得着嗎？」

「我叫你生爐子的時候帶着那雙破手套你偏不肯現在弄成這個樣子，真是「死鬼要賬，」活該。」靜說完，笑了起來，小華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

梅紅着臉白了他一眼，又低下頭去，趕快縫着，似乎想把心內湧起的思潮，一齊織到衣服裏去，靜仰面看天花板出神，有時又斜過眼光去注視梅的臉孔，「她真是憔悴了！」他耳內似乎聽見有人在這樣的嘆息着。

「梅，我想僱一個老媽子，好不？」

「不，我不贊成。那樣一來，一個月最少又要添十塊錢用度。」梅的語氣似乎很堅決。

「……………」

「並且，我並不覺得累。洗衣服，作飯，帶孩，不都是主婦應負的責任嗎？」梅感到她先前的語氣太使靜難堪，所以馬上又加了幾句解釋。

「……………」靜實在找不出合適的答語，只用手搜着頭髮，心內塞滿了惆悵的情緒。

「媽，抱。」小燕吃完了橘子，撒了一地的橘子皮。這時走過來，伸着手要梅抱。

梅趕快把衣服丟開，將她抱起來，假在懷裏。小華也玩倦了，把手杖扔在地板上，拿了一本國語教科書，站到梅的身邊來。

「華華，把今天學的那課書，念給爹爹聽。」梅看見靜仍舊苦着臉，態度沈默得令人可怕。「爸爸種菜，弟弟說：種菜做甚麼？爸爸說：要牠長大。弟弟拿了蛋來，要請爸爸種。爸爸說：種蛋做甚麼？弟弟說：也要牠長大。」小華果然照着書這樣念起來。等他念完，梅首先笑起來，靜也被他逗笑了。

屋子裏的空氣，馬上又活躍起來。一直到小燕在梅的懷裏睡着了，小華也在靜的跟前，直擦眼睛，梅把他們送到牀上去。屋子裏這纔寂靜下來。

桌燈被旋開了，從那淡綠色的燈罩下，放出一片柔光來，照在蒙着暗綠色的漆布的桌面上。靜每天只有這幾個鐘頭，可以完全自由支配，所以他非常愛惜牠。雖然壁鐘已響了九下，他的精神仍是非常興奮。

坐到桌邊，順手就拿了一本洋裝書，攤在面前。一手扶着頭，一手拿着一枝紅鉛筆，不時在字句下加些符號。看完一頁，在翻篇的當兒，似乎忽然想起了一樁事。於是又把書本推在一